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新編 第三十回 聚村婦能擒草寇 得水法創造木輪

卻說華如是夜宿在雪花房中，只見雪花不似從前嬌嫩，手腳開裂不堪。華如便謝了：「這兩年你在家操作，使我無內顧之憂，並使合家遠近見妳大腳，大家感化，妳這人可謂女中豪傑。」雪花聽說：「我是命中注定，前數年神佛爺爺已告訴了我明明白白，哪用你謝。」

二人一面說一面上牀，華如便見他身上卻是照舊，自頸以下卻是璀璨如金打的一般。是夜春風一度雪花便懷了孕。原來婦人腳大的終日行動，氣血流通，養兒子亦比別人容易。

次早。華如便不令雪花做粗事，說：「如今家用已足，可僱僕婦，並你太太亦不必勞動。」他仍令雪花裝扮，合家均聽了華如的話，就一個個風鬟雲鬢，粉醉脂香。雪花雖太陽將面皮曬黃，搽了粉脂依然出眾。原來婦人果然生得真，卻肌膚久白亦是好看的，故婦人只重天然本質，原不在手腳之大小。

是時長毛雖已平靜，而浙東深山中時有土匪出沒無常，見孔先生住的山中穀米甚多，便欺這個地方人家稀少，不時搶劫。先生自知人少，馳書求救華如，華如看了說：「哪有此事，雖我家離先生住的山中有百餘里，若翻山下來卻是近的，山中有搶劫事，我處不免累及。」著人去探聽。原來離西溪村四五十里地方亦有搶劫的。次日，先生帶著一隊人飛奔，自山中逃至早年住的地方，說：「山中糧米已被搶去，屋已燒了，我等逃來，想此地離官府較近，諒他不敢來，但我們已將二三人用鳥槍打死，我們卻一個未竊。只怕他要來報仇。」華如弟兄並合村人等此時皆聚在一處，華如便說：「請芝苾先生來商議。」原來芝苾住的地方離西溪村亦只一里，是時亦聽得搶劫的風聲，當時便將趕來，就說：「不怕。」即令村中男女各執諸般田器至一塊空地上說：「諸位暫時聽我號令，看我木棍指在何處，你們便往何處。我是有來歷的陣法，看這般強盜試試我的本領。」

月如便明白這個是洋人陣法，華如亦知芝苾必有本領，遂令各家婦女皆來操演。原來芝苾前造了水法，遠近村民已奉之如神，這華如又是鄉紳，哪個不依。只見魏家已走出三個大腳婦人，前一個短小精悍，卻是賽金，後二個便是雪花月英，停一會師母亦紮著裹腳，各執木棍田鏟操演，男婦約共三百餘人。這些婦女其年長的均皆精力強壯，其年輕的莫不嬌眸含憤，媚臉生威。操演了數日，並不見動靜，於是在村坊上宗祠設了一局，預約有賊來時從村外陣法四面兜裡，任賊入村搜擄，先將不會打仗的，並老幼一概避出，其餘衣糧器用各人做了記號不妨存留，若搶掠出村走入陣中，並叫他連性命送在我們手裡，切不可自己心慌亂了陣勢。眾男女喏喏應允。

又過數日，不料這一夜這班強盜約有二十餘人竟搶入村中。大家是先日定的約，見了賊來便執著器械，個個空身走出，這班強盜哪裡得知，搶了什物就走出來，一頭撞著一個美貌婦人，這班強盜見了便要搶，不料這婦人到這裡面前晃晃就走，有幾個強盜不搶得這婦人不息，便沒命的追來，這搶著東西的強盜亦隨後追到。一條路上只見四面皆有執器械的男婦或立在樹上或立在田裡。這強盜見了，便丟了搶去的東西四路的逃走，不料逃至村民站立的地方絆了一跌，爬起來又是一跌，兩腳便聯作一隻了。不一時個個皆縛起來吊在局內，一面將搶去的東西認了記號搬回家來，一面擺酒壓驚共說鄭先生的陣法好。縛賊的法子亦好。芝苾道：「陣法是外國學來的，縛的法是讀史兵略得來的。」

到了天亮，華如便叫將吊的強盜並強盜的兵器一齊送縣辦去，這邊華如弟兄與芝苾更講究陣法說：「若是長毛再來亦不怕。」

孔先生說：「水法最利於種田，我想一個水法，便可遠近灌了二三十里內田地。何以能灌這般遠？我前日見了你們演水法時，看見出水如此之多，想出一個法子，只要一個水法在水邊取水，卻將這個機器擺高，然後水方濺得遠，可用竹篾分佈吹便無處不到。」

話未說完，芝苾便說：「水法本來如此用法的，外國人皆於海邊造了六七丈高的樓房，將這水法安在樓上。尚有一種用風激輪的，此法我前到天津城外見處處皆有，風帆旋轉，問之方知即是風輪。至於水法，必須擺高，水勢方可遠布。當時做這個水法時我卻忘記，今已記得，明日再做一架用用如何？」大家聽了說更好。

過了數日，有人來報說送縣的強盜已審結，要解省了。是時芝苾只將用風激輪的機器做了二架，各村民聽得前日孔先生的話，已將竹篾分頭布好，及至此日，又演這用風激輪的畚水的機器架在高樓上，果然高低曲折盡皆水路流通。芝苾月如曉得本村地方已有了一架已夠用水，先生山中亦有一架，便將這兩架用風的令鄰村集資買去。於是西溪村得了水法後歲歲皆豐，今則此八九十里內無不豐。芝苾月如二人又造起木輪船來，大眾看他只叫木匠做了一個木輪，買了一隻現成小船，不到四日便成了。便抬到灘河內演試，大眾看時。見這只木輪船是將現成小船的船尾折去做得如炮船一般，船尾上安了一個木輪。輪上有軸，輪軸可高，上安鐵拐另通一鐵軸，此鐵軸上有人好踏腳的橫木，如鄉間用水車一般，其樣式微有不同。軸上有人好扶手的架子，一個這輪只好用四人踏便能將輪踏轉。船上共有八人，兩人換班輪盤吃水，只一尺二三寸，將輪踏起行走如飛，大眾看了個個叫好，便說：「我們浙東是灘河水。有上水，這輪如何用法？」

月如聽了便對眾人道：「不怕，請諸位看我用法。」便叫踏輪的先踏下水，眾人看時卻是將輪順踏的。過了一個灘，月如便叫踏輪的將輪軸提起，過灘便無妨礙，仍就用竹篙撐下灘，過了灘仍將輪放下，照舊踏去。不一時又過一深灘，月如見這灘水深有一尺八九寸，便說：「放心踏去。」不說提乾。眾人道：「下水用輪我們都知道了，若是上水這輪如何用法？」

月如道：「亦不難。」便叫踏輪的用篙撐住，將船掉了個頭，便叫踏輪的四人轉了一個面將輪倒踏，那輪便從水底翻將上來，這船便從上水一路逆流而上，卻比下水更行得快。若過灘亦仍提起，倘灘尚水深即一面踏輪，一面用篙更為快極。大眾看了個個喝采。於是一傳二。二傳四，近西溪村地方共做了四隻起來。於是日試了便將輪取下抬到家中，將船仍繫在河邊。是時水如亦看得會了。他岳母家有錢，便借了錢至上海又辦了一個出米的機器。又買了數種開礦的書，如《寶藏興焉》、《開煤要法》並《礦工程》、《銀礦指南》、《冶金錄》、《礦石圖說》、《礦石輯要》等書，皆是開礦應用的。

是時雪花生一子名榕生，冀其茂盛故以榕為名。賽金亦生一子取名椒生，冀其繁衍如椒生故以椒為名。惟月如不娶妻。小哥嫂再三勸他，說：「不要小腳，大腳亦要討一個。」

月如道：「再看我明日至日本國討一個來，日本婦人貌美而性巧，善於製造，與我卻合得來。」眾人聽了只得罷了。

過數日芝苾回家，帶了他二個兒子來，原來芝苾教兒子均令其只認認字，以便大來學洋務。是日帶了一個兒子即住在華如家，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